



拉丁美洲： 全球危机和多元文化

América Latina:
Crisis Global y Cultura Plural

山东大学出版社

〔墨〕卡洛斯·安东尼奥·阿居雷·罗哈斯 著
王银福 译

主编
陈启能

文
前沿书
人前丛

人文
前沿书
人前丛

主编 陈启能

副主编 王学令
王孔姜

拉丁美洲： 全球危机和多元文化

América Latina:
Crisis Global y Cultura Plural

〔墨〕卡洛斯·安东尼奥·阿居雷·罗哈斯 著
王银福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拉丁美洲:全球危机和多元文化/(墨)罗哈斯著;王银福译.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1
ISBN 7-5607-3052-3

I. 拉...
II. ①罗...②王...
III. 拉丁美洲—研究
IV. D7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2565 号

出版发行: 山东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250100)
经 销: 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规 格: 720×960 毫米(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241 千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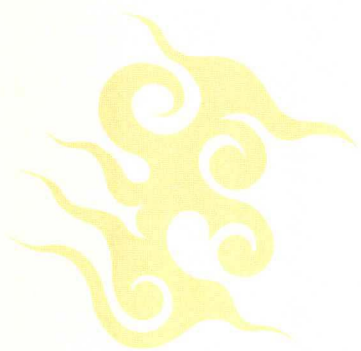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卡洛斯·安东尼奥·阿居雷·罗哈斯(Carlos Antonio AGUIRRE ROJAS),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教授和研究员。他曾在巴黎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

阿居雷·罗哈斯教授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史学专家,也是当代世界主要进程的研究分析家。他的著作已被译成西班牙文、德文、法文、葡萄牙文、俄文等文字在13个国家出版。本书是他的著作的第一部中文译本。他目前正在研究拉丁美洲的新反体制运动和意大利的微观史学。



人文前沿丛书

The Frontiers of Humanities

主 编 陈启能

副主编 王学典 孔令栋 姜 芃

顾 问 (以姓氏的英文字母为序)

Carlos Antonio Aguirre Rojas

卡洛斯·安东尼奥·阿吉雷·罗哈斯,墨西哥

Jerry Bentley

杰里·本特莱,美国

Peter Burke

彼得·伯克,英国

Charles Burton

查尔斯·伯顿,加拿大

Alexander Oganovich Chubarian

亚历山大·奥加诺维奇·丘巴里扬,俄国

Brian L. Evans

布赖恩·埃文斯,加拿大

Usha George

乌莎·乔治,加拿大

Carlo Ginzberg

卡罗·金兹伯格,意大利

Yvonne Herbert

伊万尼·赫伯特,加拿大

Dirk Hoerder

狄克·霍德尔,德国

Georg G. Iggers

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美国

Juergen Kocka

于尔根·科卡,德国

Chris Lorenz

克里斯·洛伦兹,荷兰

Boris Nikolaevich Mironov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俄国

Lorina Petrovna Repina

洛里娜·彼得罗芙娜·列宾娜,俄国

Joern Ruesen

约恩·吕森,德国

Richard Vann

理查德·范恩,美国

Immanuel Wallerstein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美国

Q. Edward Wang

王晴佳,美国

Hayden White

海登·怀特,美国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守和	于 沛	王 昺	朱政惠	齐 涛	刘家禾
李幼蒸	何 平	何兆武	陈 炎	陈 恒	陈筠泉
周春生	赵轶峰	郝名玮	倪培耕	曹特金	傅有德

对“全球化”和“世界化”观点的批判^{*}

代序言

……我认为,所谓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口号和一种神话,而绝不是一种新的现实。

——《圣保罗消息报》1999年10月17日对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进行的以《资本主义的衰败》为题的采访

所谓的“全球化”及其主要演变

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和第二个千年的最后几个月,“全球化”这个词是再时髦不过的了。无论是为了欢迎它,说它有巨大的功能和带来了良好的结果;还是为了谴责它,说它制造了灾难和带来了糟糕的结果,事实是,几乎所有的时事分析家和眼下大多数的社会科学家都已经接受了“全球化”和伴随“全球化”而来的所谓的现实,似乎它是一个显而易见又完全崭新的事实,是一个实际上毋庸置疑的观点。^①

另外,也是因为“全球化”观点不仅仅在学术理论界占了上风,而且成为了一

* 这篇文章在2001年同时发表于(墨西哥)普韦布拉出版的第16期《贡献》杂志和第2期电子版杂志 *Theomai*, 网址: www.unq.edu.ar/theomai/。意大利文版将在近期发表在 *Modo per aio* 杂志上(罗马,2001年)。

①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由奥科达比尤·依阿尼所著的《全球化理论》一书,墨西哥21世纪出版社,1996年出版。

个含义广泛、生活中常提到的普通词汇；新闻媒体对它进行了大量传播，普通人在日常谈话中也常常引用。^① 这种情况也是世人皆知的。

“全球化”——或者其孪生术语即起源于欧洲的“世界化”——在异乎寻常的大范围内得到传播，不仅在学术报告中被引用，而且也在日常言语中也常出现，使它成为研究、分析、评价、预见当今世界发展必要的前提条件或者是基础条件，甚至是在谈论当今世界时也不能回避的一个词汇。

正因为如此，人们在谈论经济全球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越来越多的资本货生产、销售、交换和消费的“世界化”。举例来说，像“世界汽车”的生产和制造，或者可以把地球上所有地区的物流都组织起来进行销售的小市场。还有就是出现了“全球”和全球化的消费者。他们能够从自己的电脑上对来自任何一个国家的产品下达指令，同时也不断地、越来越多地把来自世界各地的物品充实到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周围环境中去。

同样，人们也在谈论这个正在兴起的、假设的全球化所产生的后果，也就是说，政府的职能以及“国家”的机器和机构将被削弱，不断发展的、权势越来越大的、跨国的、国际的、泛地区的组织将从中受益。这些组织中有的就是公开的世界或者全球机构，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面对庞大的“全球”权力中心的决定，“国家边境”变得越来越脆弱，各国政府的作用越来越小，同时民族性的标志和特征被破坏而出现了危机。在上层，是因为有跨国机构；在下层，是因为有来源不同、特征不同、形形色色的地方和地区的要求。

同样，有人坚持所谓的“全球化”对社会生活的作用，像遍布全球的可口可乐和麦当劳“文化”以及它们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影响。还有，一些生活习惯、穿着打扮、音乐欣赏、言谈举止、标志或形象在全球内的传播，似乎都试图将全世界各个社会都拥有统一“标准”。“全球化”的捍卫者似乎只强调这些社会的趋同性和现代社会共同拥有的因素。

于是乎，全球化的捍卫者、研究学者甚至是普通的旁观者，都会强调新闻报道的即时性以及在上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件可能在同一时刻几乎对所有人产生

^① 一个例子是，作为在全球发行量很大的杂志《国家地理》，也在一期刊物中发表了一篇关于“全球文化”的主题文章。这篇文章认为，“全球化”已经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现实，现在应该分析它在文化领域所产生的后果。《国家地理》（西班牙文版），1999年8月，第5卷第2期。

影响,同时也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地球村”这个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为典型论断的术语。

最后,为了描写和展示所谓已经很明显的全球化现象,有人也从“全球化”在文化领域产生影响的过程进行论述。在全球广泛使用英语的同时——当今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或多或少地讲这一语言——也在大力推广一种处于不断地运动和革新过程中城市的、现代的、国际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能够超越地区的文化特性和超越每个地区特定的文化模式,在世界上各个角落适应环境,繁殖再生,最后把从它派生出来的模式和观念强加给这些地方。

在对现代社会中所谓的全球化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进行了分析之后,大多数的社会科学家最终都接受了这个被反复强调的观点,认为它是合理的、毋庸置疑的,尽管迄今为止,这个观点尚未有一个统一的、严格的、确切的、结构合理的、有理论依据并有充分证明的定义。它的所谓的科学合理性一方面来自明显的、几乎是故意模棱两可的定义,另一方面就是对支持这个论点的所谓事实的论证犯了经验主义的毛病,试图用所谓的“全球化”观点来简单地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来表现这些事实。

但是,哲学早就告诉我们,理论从来不是现实真实的“抄袭”,也不是现实“直接”的反映。我们所从事的是社会科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石是批判,批判则要求我们仔细地检查所采用观点,要求这些观点具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具体的实际内容和能说明问题的创新功能。由此看来,检讨广为传播的“全球化”“观点”并不是件多余的事情。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对它提出质疑:特定的理论基础,要表达的内容,特别是它要掩盖的内容,以及它对世界资本主义和世界当代社会在近三十年来发展分析的实际功能。^①

这么做不仅仅是确定这一提法或者观点是否合适并且是否可能产生作用,

^① 对此,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整个90年代都在谈论全球化,从四面八方都可以听到有人说,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第一次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中。他们说全球化改变了一切:国家的主权正在被削弱,我们抵抗市场法则的能力已经消失,保持文化独立的可能性几乎是零,保持稳定身份都将是件困难的事。对所谓的全球化,一些人表示欢迎,另外的一些人表示遗憾。”

但是,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个违反事实的巨大错误。权势集团把他们制造的事实强加给了我们,而最糟糕的是,我们自己常常不经思考,就接受了这个观点。未来并不是已经一成不变,也不是不能进行选择。未来将由目前的过渡阶段中提出的一系列的解决方案所决定。

更是为正确地、批判地认识世界资本主义最近的发展提供具有重要意义的依据。

“全球化”由来已久的老内容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①已经有 150 年了，但是要理解当今世界，这本书并没有过时，而且可以为我们提供许许多多的重要的理论依据。我们只要重新认真阅读这本书，就可以认识到，尽管对“全球化”的“特征”或者“定义”说得那么多，那么含糊不清、模棱两可，这些特征和进程并不是像新理论家们说得那么富有新颖、那么充满创意。

因为当我们重新拜读《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在其他文章里所表达的思想时^②，马上就可以认识到，马克思已经用犀利的笔法，结合主要的生活现实，揭示了两个进程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经济市场在全世界的建立，以及伴随这个经济市场而产生并作为经济市场补充的文明全球化。这两个进程，或者说两种发展趋势，成为从 16 世纪到今天，资产阶级走向现代化的整个生命曲线。我们认为，这就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无论在过去还是在今天唯一的中心内容。

因为当我们仔细分析所谓新“全球化”的各种声明和表现时，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声明和表现都只不过是现代资本主义在漫长的发展链条中最新的变种，或者说是最后的环节。这些环节只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反映了几个世纪来的进程、趋势和现实。这些趋势和现实不仅仅被马克思发现并提升到理论的高度，而且也被其他伟大作家发现，比如费尔南·布罗代尔、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他们同样试图对现代资本主义历史加以解释。

所以，我们在重温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论述时不能不想到，超越边境、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生产产品并把这些产品销售到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跨国贸易，只不过是 16 世纪起，随着人们有了从地理的角度看地球是“圆”的认识之后就出现的陈旧的事实。从那时起，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建设的规模逐步地增加和扩

① 《共产党宣言》，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莫斯科进步出版社出版，1970 年。

②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资本论》这部著作和为写作这部著作而准备的大多数的手稿外，最能反映马克思关于世界市场以及关于伴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文明在全球扩张和确立过程而出现的历史全球化丰富而又完整的观点的是他的大流通（GRUNDRISSE）。参阅《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因素》（手稿，1857～1858），墨西哥 21 世纪出版社出版，1971～1976 年。

大，跨国贸易也就不断地扩张，贸易量也不断地增加。

发现美洲之后不久，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就开始使用从遥远地区或国家运回的原材料来生产资本货。通过不平等的交换各式各样的殖民手段，这些地区和国家被不断地融进当时正在兴起的生产和贸易的“世界化”或“全球化”，当然也包括当时流行的消费模式和消费水平。

如果从数量上来说，从这个过程牵涉到的社会群体和阶层来说，今天比一个、两个或者三个世纪前要多得多。但是从质量上来说，从已经世界化的生产、交换、贸易和消费等方面来说，16 世纪的热那亚，17、18 世纪的荷兰，或者是 19 世纪的英格兰，与今天的东京、纽约、巴黎、墨西哥城或波恩，没有什么大的区别。^①

当我们思考关于全球化带来的政治和地缘政治影响一再强调的论点时，也会发现相同的结果。如果我们问一下自己，在历史上，各国政府的自主权和统治力以及横在各国之间漫长的边境线究竟在多大程度起到了实际有效的作用？答案是很有趣的。不错，资本没有祖国，现代社会创造的“政府—国家”只是为了建立国内市场，划分出一定的空间，从而也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后果。同时，“政府—国家”的创立也是为了每个特定的资产阶级能够在属于它的地区内进行控制而创造的政治形式。于是，我们完全可以对政府和国家边界在全球决策和权利中心面前表现出来的软弱所谓的新现象表示怀疑。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先思考一下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文章^②，然后可以问道：在世界广袤土地上占多数的、按资本主义观点来看那些不发达国家，或者是资本主义的边缘地区，或者被称为“第三世界”，或者是今天被称作为“南方”的国

^① 关于 16、17 世纪中出现的经济进程大规模的全球化或者世界化特征，参阅乔瓦尼·阿瑞吉《漫长的 20 世纪》，阿卡尔出版社，马德里，1999 年。

^② 所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政府—国家或者说“国家社会”，从来不应该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分析单位。所以，能够解释社会现象的唯一依据应该是世界体系。在这里，仅仅列举能够反映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这个观点的几篇文章。请参阅《紧紧把握住方向盘：分析的方法和单元》（《比较文明》杂志，第 30 期，1994 年春季号）、《世界体系》（《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第 2 版，BLACKWELL 出版社，牛津，1991 年）、《世界体系分析纪要》（《为接近世界体系分析而努力》，SAGE 出版社，BEVERLY HILLS，1983 年）、《世界体系分析》（《政治经济学百科全书》，ROUTLEDGE 出版社，伦敦，1999 年）以及收集在《不思考社会科学》一书中的几篇文章（21 世纪出版社，墨西哥，1998 年）。关于这一点，也可以参阅卡洛斯·安东尼奥·阿吉雷·罗哈斯写的文章《恰巴斯、拉丁美洲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表在《恰巴斯》杂志 2000 年第 10 期。

家内，什么时候有过一个强有力的、自主的和拥有主权的政府呢？与此相同，无论昨天还是今天，什么时候不是那些握有经济大权的国家，按资本主义观点来看那些发达国家，或者中心地区，或者被称为“第一世界”，现在被称为“北方”的国家，不顾他国边境和政府，在发号施令呢？

如果我们来研究全球化的社会和文化的表现形式，就会记起许多历史学家给我们上过的课。他们用大量的事实说明，从16世纪起，思想、时尚、习惯和服装款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在亚洲和欧洲传播玉米，在美洲传播大米和小麦。但是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数个世纪中也创造了风靡全球的巧克力、咖啡和各种带酒精的饮料。^①

与此相伴的还有：法语成为了西方文化精英的用语，建筑风格的扩张和传播，秘密社团的兴起和扩大，政党的兴起和成长，欧洲衣着时尚的推广，先是社会主义，然后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深奥的自由主义和各种各样的现代充满占有欲的个人主义以各种形式的普及和重新定义。要把近五个世纪以来，不断被“全球化”或“世界化”的文化和社会现象一一列举出来，那真是比比皆是，数不胜数。

当我们认真研究被认为是全球化的特征和轮廓无数的表现形式以及它们对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从根本上说，它们涉及到的只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事实和进程。从总体来说，是现代资本主义本质的组成部分。^②但是在当时，全球化还是资本主义一个新的、不为人们所熟悉的阶段，这些现象也不需要进行新的理论分析。它们只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原有的、几个世纪以来的主要趋势新的表现形式，是新形式特点的一种简单而又基本的证明。^③

① 关于这一点，我们仅仅引用一个例子，即费尔南·布罗代尔博大精深的著作《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联盟出版社出版，马德里，1984年（三卷本）]，也可以参阅卡洛斯·安东尼奥·阿吉雷·罗哈斯的著作《费尔南·布罗代尔与人文科学》（蒙特西诺斯出版社出版，巴塞罗那，1996年）和《布罗代尔论文集》（曼努埃尔·苏亚雷斯编辑出版社出版，罗萨里奥，2000年）。

② 这就是说，“全球化”概念所反映的或者是五个世纪前开始的资本主义整个发展历史，或者包含着一系列趋势和现实的最新形式或者最近表现。这些趋势和现实从五百年前就出现并一直延续到现在。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有必要阅读玻利瓦尔·埃切维利亚写的被收入《现代化的幻想》和《使用价值和乌托邦》两本书中的那些观点鲜明的文章。《现代化的幻想》，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平衡主义出版社出版，墨西哥，1995年；《使用价值和乌托邦》，21世纪出版社出版，墨西哥，1998年。

③ 关于这一点，参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文章《90年代世界经济总结》。该文发表在费尔南·布罗代尔中心网站上，网址是：<http://www.binghamton>。

“全球化”是新闻媒体创造和广为传播的一个词。事实是，这个词试图得到某种科学的解释，同时也想变成社会科学领域研究和分析问题时必须考虑的大背景。这样，我们不仅仅需要研究“全球化”这个词的含义和要表现的内涵，而且也要研究在推出这个概念时明显地被掩盖或被回避的用意。

全球化概念中的“阴暗面”

从“全球化”概念出发来思考资本主义目前状况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用完全的、或者基本完全的积极态度来评价我们所处的阶段。所以，我们认为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事实存在的资本主义，不管是采取明确的还是含蓄的方式，把“全球化”看作是资本主义生命中“最新”或者“最近”的阶段，都意味着资本主义在继续发展和繁荣中，在接二连三地、持续地孕育着自己发展新的形式和阶段、周期和形象。

在欢迎和欢呼已经提到的全球化带来的新的技术、信息和经济进步的同时，也会要求各个国家和人民以一种或另一种的方式来适应随之而来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变化。

甚至包括一些对所谓的“全球化”和“全球化”造成的无穷消极后果持批评态度的团体、阶层或者分析家们在内的人都普遍认为，这个过程是无法避免的。我们面临的选择不是接受它或者拒绝它，而是如何来面对它，或者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来适应它，甚至可以痛斥它。但是所有的这些想法的出发点都在于“全球化”是一个无法回避和必然产生的现实。^①

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全球化”或者“世界化”的作用只是延长和加强资本主义几百年来从它自身派生出来的一些趋势，它要为它们创造新的表现形式。所谓的不可避免并不是事实。它是否能够占有主导地位并取得发展，取决于社会斗争以及社会斗争所产生的抵抗运动。这与资本主义在其五个世纪的历史发展中一贯表现形式没有任何的两样。

^① 这种观点甚至影响到了一些政党的立场。甚至是那些认为自己是“对全球化”持批判态度的政党，未加讨论，就接受了“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所谓事实。这样做肯定限制了他们自己立场的力量和战斗力。

如果我们采用更加深刻的观点或者用结构的观点，只仅仅把分析重点放在现在已经“全球化”或者“世界化”了的资本主义所谓新的特征和它带来的无穷后果上，那么，我们就是完全掩盖了近三十年来世界资本主义文明所经受的普遍危机。因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绝大多数的理论家、分析家、评论家或者像鹦鹉学舌般地重复全球化概念的人，从来没有人在分析当前的资本主义现实时，提到当代社会多方面的文明危机：无论是在技术和信息领域，还是在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

资本主义的普遍危机或者文化危机正是从1968年的文化大革命^①和1972~197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开始的。这场危机在近三十年来逐步加深，这绝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与我们所处的、包括“全球化”在内的阶段是一致的。

在摒弃了“全球化”观点提出的圆滑的、试图回避争论的看法后，我们把批判的眼光放在近三十年来的文化变异上来。这些变异绝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新的充满前途的阶段，而是在宣告资本主义最终危机的到来，宣告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一个十分明显的全世界范围内的历史过渡时期。^②

这样，我们采取批判的立场，与世界化/全球化观点或者提法拉开距离，同时也对所谓它的出现“不可避免”的说法表示疑义，并且更加细致地分析近三十年来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进程和这个进程中最主要的现象，从而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普遍危机，或者说出现了文化危机，并呈现出无数的危机征兆。

于是，我们不仅不能只看到即时通信的高超技术手段，或者对资本货在全球的流通表示兴奋，而且还应该分析可能出现的生态危机带来的灾难——这种可能性已经越来越成为悬挂在当今世界头上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同时还要

① 关于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最深刻的意义，请参阅费尔南·布罗代尔的文章《1968年的复兴和改革：长时段中的文化大革命》（《每周新闻》第226期，墨西哥，1993年10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文章《1968年：世界体系中的革命论点及疑问》（墨西哥出版的《社会研究》杂志，1989年第20期）和卡洛斯·安东尼奥·阿吉雷·罗哈斯的文章《1968年：大决裂》（《每周新闻》第225期，墨西哥，1993年10月）以及《重新思考1968年运动》（收入《1968年：根源和理由》一书中，华雷斯市自治大学出版社出版，华雷斯城，1999年）。

② 关于近三十年来出现的“历史变革局面”或者全球范围内历史性的过渡形势的特征，参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文章《全球化还是过渡阶段？世界体系中的长时段观点》（收入《我们所知道的世界终结》一书中，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出版，明尼阿波利斯，1999年）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与特伦斯·霍普金斯合著的《过渡阶段世界体系的历程：1945~2025年》（ZEDBOOKS出版社出版，纽约，1996年）。

证明资本主义对技术的掠夺性的、破坏性的使用，以及强大的资本主义在大自然面前表现出来的、尚未被认识的局限性。

或许也可以说，我们不需要讨论“各国市场的终结”和世界的一体化问题，而是需要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加紧分化，“世界化”的“好处”以一种不平等的方式，集中在一些社会阶层，一些富有的国家，一些城市人口和一些特定的文化范围内，只是被极少数人和群体所享用。

这样，我们就发现了，今天，与五个世纪前一样，全世界正在以一种不规则的方式向资本屈服。这不是一个向上不断发展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内部矛盾和充满各类限制的过程，充满总体的和局部失败的过程，充满着资本难以达到的地区和资本力量微弱的地区。

如果把这些在全球化概念中从不提到的“隐蔽领域”充实到这个概念中去，联系到全球化观点试图对现实作出的解释，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些现实具有一种新的意义。也许我们不应该只讲国家与国家之间边境的“终结”，只讲世界地缘政治的重新组合，而是应该就“国家”的终结或者在全球范围内的最终危机，对国家特定的历史意义，以及“国家”可能出现的历史性的死亡进行理论探讨。毫无疑问，是现代资本主义创造了“国家”这个单位以及围绕这个单位所有的一切，如地理上的边境，祖国的保卫者——军队，政府部门和国家市场，还有就是关于国家的特性、国旗、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的神话等“国家”结构中无数的象征。如果是现代性创造了国家，那么，当这个现代性出现全球危机时，其主要的历史造物自然而然地也将进入危机，包括所有创造物的核心——国家。

对“政府—国家”也可以作出同样的解释。也许，根据全球化观点，这些政府—国家正在失去活力，而实际上，它要说明的是一个更加深刻的过程。在这里它实际上回避了国家面临的危机，以及政府面临的政治危机。这种危机可能是某些长时段结构的危机，比如说，政府和社会的政治范围。这种种危机似乎在揭露作为人类和社会活动表现形式的政治已经完全、彻底地背离了时代，像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曾经明确预言过的真正的“政治的死亡”，是现代资本主义最明显的一个趋势，也是历史性地消灭资本主义紧迫任务中必须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国家和政治活动的合理性的最终危机表现在世界上各个国家越来越没有能力来履行其传统的职能（像安全、健康或者教育），以及在所有国家里政党、政治

家、政府和所有的政治都普遍地失去人们的信任。

也许在唯一的、完全一致的“全球文化”框架内来谈论“民族”文化和“地方”身份生存所面临的困难，谈论它们不断地被一体化或者被奴役是不够的，我们还要仔细地分析 1968 年在全世界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意义。这场革命对现代资产阶级文化根基提出了最根本的挑战，揭露其以欧洲为中心和亲西方文化的真实面目，另外，就是揭露它种族主义的、世袭的、大男子主义的种种表现，以及对性、对狂想、对幻想、对情欲、对本能和对各种情感的压制。

这样，我们就不可能为那种不可实现的、唯一的全球文化来唱赞歌，而是要揭示这部文化机器的组织机构已经碰到了深刻的危机，已经表现在家庭、学校和新闻媒体等领域。所谓的全球文化是人类知识体系的全面危机，现在需要对直至 1968 年文化革命发生前还在通行的“知识”进行彻底的重新认识。

如果我们把“世界化”和“全球化”的理论家或分析家从来没有提到的资本主义在近三十年来中碰到的文明危机中所有的表现形式和涉及领域都加以分析，就可以重新确定用批判的精神研究“最近的现实”必要的课题了。

全球化中未确定的研究课题

实事求是地研究当今世界，正确地指出它所面临的难题，要比简单地接受或拒绝一个定义模糊、仅仅是表述现实、当今正在流行的概念要困难得多。因为在“全球化”所反映的问题，特别是它掩盖和忽视的问题下，是任何一种现代资本主义都必须面临的问题。

在这些问题中，有些我们已经提到，有的尽管没有提到但是意义同样十分重要。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可以从最短的经济周期的角度看——像著名的康德拉捷夫循环——也可以从数世纪以来的发展或者“长时段”经济周期来看。如果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发展的历史，通过一个充满明显的上下起伏的机制，组成了一个又一个相互衔接的周期。于是，完全应该问道，世界经济今天处于哪个周期呢？特别是，从这些仍然起作用的周期角度来看，将会出现哪种前景和发展趋势呢？

这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思考即将开始的康德拉捷夫循环中一个新的扩张阶段，预计将包括 2000 年至 2025 年的二十多年。但是，这个周期出现的深刻

背景是，几百年来发展走上了下坡路，其下降的趋势正在延续，并将在 1973～1975 年和 2050 年期间继续恶化。^①

如果从经济长时段发展角度看，在今后的五十年中，世界历史将与历史学家们都清楚知道的欧洲经济在 17 世纪出现的那种令人失望和疲软的历史相差无几，那么，对世界经济近期和中期的研究或预测都必须从以下事实出发，即从结构上看，经济的发展是缓慢的，两极的分化更加严重，将面临继续衰退的趋势，消极的后果也将以更多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失业率将大幅度增加，生活水平将普遍下降，产品的销售越来越困难，人口的增加却无法控制，或者是对最贫穷和不发达国家来说，“危机成本”越来越不平等和不公平。

与此同时，在反制度和反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层面上，需要重新认识一百五十多年来的开展抵抗和斗争的经验教训。如果说，在未来的五十年中，经济发展的趋势是下降的，会带来一系列的消极后果，那么，必须加强抵抗行动，反对大多数国家将面临的灾难。于是，问题就不由自主地出现了：需要哪一类新型的社会行动，它的近期和远期的奋斗目标是哪些，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和策略，面对不同的社会阶层群体，应该采取哪些政策和立场。

假如说，“真正的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没有出路的危机之中，这并不说明，结束不平等和不公平的资本主义，用一个更加平等的、与其不同的社会来取代它的目标也烟消云灭了。为了在今天和未来五十年中坚持这个目标，仅仅把真正的社会主义“搁置一边”，简单地使它背离了原来的轨道，或者背叛了“原来模式”是不行的。而应该对其产生和存在的历史原因和外部条件，以及从一系列最基本和最困难的实践中给我们带来的经验和教训加以解释。^②

① 用认真的态度讨论费尔南·布罗代尔提出的这个假设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他认为，在长期发展的趋势中，从 1972～1973 年到 2050 年前后，将出现一段长时间的衰退。这对理解今后五十年的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确实给人以很大的启示。参阅前面已经引用过的费尔南·布罗代尔写的《15～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册，第一章，第 50～64 页。

② 所以，在我们看来，任何关于历史 20 世纪的总结，必须考虑到这个具有深刻意义的特点，考虑到被称作“真社会主义”总体实践的独特的性质和具体的历史意义。关于这一点，参阅于尔根·哈贝马斯的文章《我们短暂的世纪》（《枢纽》杂志，1998 年 8 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文章《20 世纪：黎明前的黑暗？》（该文发表在前面已经提到的费尔南·布罗代尔中心网站）、埃立克·霍布斯鲍姆的著作《20 世纪的历史》（批判出版社出版，巴塞罗那，1996 年）和前面已经引用乔瓦尼·阿瑞吉的著作《漫长的 20 世纪》。同样也可以看我们写的论文《从历史角度看 1989 年》和《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欧洲经济世界的扩张》，以上两篇文章都被收入《简短的批判论文》一书，米切肯大学出版社出版，莫雷利亚，2000 年。